

早期生态社会主义研究

蔡华杰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摘要〕 以下三个问题构成了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内容:一是“生态社会主义”一词是怎么产生的,二是为何鲁道夫·巴罗是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言人;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是谁?为什么是他?本文的研究就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从而解决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的空白及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 早期;生态社会主义;巴罗;莫里斯;拉封丹

〔中图分类号〕 B7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09)04-0153-08

学术界一般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红到绿”(20世纪60、70年代)、“红绿交融”(80年代)、“绿色红化”(90年代以后),近年来对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背景已有所阐述,但“生态社会主义”一词是如何产生的,则研究不多;对第二和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的研究不少,但对60、70年代的代表人物的研究甚少;生态社会主义是不是最早追溯到60、70年代,还有没有更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是谁?这些就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生态社会主义”一词的由来

“生态社会主义”一词是由谁提出来的呢?从目前学术界研究的情况来看,普遍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由德国绿党提出的,最早将“生态社会主义”引入我国的是王瑾,他在评介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时指出,“以联邦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绿色运动直接提出来的‘生态社会主义’是欧洲绿党的行动纲领”^①。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欧洲绿色运动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二是欧洲绿党的行动纲领采用了“生态社会主义”,可惜他并没有标明出处,此后的一些学者,如鱼小辉、周穗明都引用这一观点。那么,绿党到底有没有

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呢?笔者认为,绿党并没有完整提出“生态社会主义”这几个字眼,至多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想法,这就是德国绿党前领导人之一凯莉与《明镜》周刊谈话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所奉行的是—种保护生态的、自我管理的、解放的社会主义,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②,所以,有些学者在谈及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时,也把绿党的生态社会主义叫做绿党社会主义,如牛先锋就这样写道:“绿党诞生后就宣称它的基本目标是革除现代工业社会弊端,建立‘保护生态的、自我管理、解放的社会主义’,即绿党(生态)社会主义”^③,其实他们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讲绿党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有的就直接把绿党的思想统称为绿党社会主义来加以研究^④,因此,大多数学者就将绿党的四大支柱(生态学、社会公正、基层民主、非暴力)看做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或基本原则。

为什么早期学者将绿党的社会主义称为生态社会主义呢?其实,这种理解也无可厚非,单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在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还不成熟的早期,由于绿党既提出要保护生态的观点,又提出要奉行社会主义的观点,那么,人们很容易将绿党所提出的观点归结为其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是生态得到保护的社会主义,因此,绿党的社会主义就可称为生态社会主义,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生态的社会主义。此其一。

〔收稿时间〕 2009-09-07

〔基金项目〕 福建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及对海峡西岸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作者简介〕 蔡华杰(1982-),男,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① P·凯莉.与《明镜》周刊的谈话[J].《明镜》周刊,1982,(24),第56页,转引自关山:《绿色的运动,绿色的思潮——联邦德国考察之二》,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

其二,绿党派别林立,其中的左派是绿党中的红派,即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红色绿党”(Red-greens),它以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卡普拉和斯普雷纳克将绿党的各派划分为:绿党想象派或整体派,绿党生态派,绿党和平运动派,以及绿党激进的左派。其中绿党激进的左派“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其规定性并不十分严格的社会主义派别”^{[9](19)}。著名政党政治专家基茨塞尔特(Kitschelt)在《政党构成逻辑》一书中研究了德国和比利时绿党的情况,将其区分出四个派别,其中一个派别就是生态社会主义派别。“这一派别主要是绿色活动家,他们以新左派或者左派社会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纲领、战略,参与社会主义的组织”^{[9](15)},该派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视为资本主义深层危机的另一个表现,他们注重议会外的群众动员和群众抗议,注重新社会运动和工人阶级在生态化社会中的作用,把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看成是实现生态社会的力量,并与工会保持一定的联系。

绿党只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想法,并没有真正提出“生态社会主义”,那么,是谁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呢?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阿格尔,他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在探讨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来指导生态运动从而提出介于资本主义和极权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时候,他说,“关于这一点的答案是很难作出的。我们并不是说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少数人能够克服异化消费和找到非异化的劳动,整个制度就可以趋向于生态社会主义了。”^{[9](307)}这里,阿格尔将生态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极权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其实类似于绿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即一方面要能够保护生态的,而不是破坏生态的,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而对生态社会主义阐述较详细的应属德国社民党前主席奥斯卡·拉封丹(Oskar Lafontaine),不过当时他还不是社民党的主席,而是联邦德国萨尔州的总理,1985年他出版了《另一种进步——负责而不是拒绝负责》一书,书中他提出,“另一种进步叫生态社会主义,它是反对人剥削人的斗争和反对人剥削自然的斗争的结合。要实现这种进步,必须抛弃经济增长思想;必须更公正地分配社会生产财富;必须实行彻底改革,使公民能够参与决定社会和经济事务。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基本政治共同点是:维护劳动者的自觉权,夺回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权。”^[4]拉封丹之所以寻求“生态社会主义”这另一种进

步,是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蓬勃兴起的绿党的一种回应。

1972年《增长的极限》发表,对人类提出了警告,人们更加关注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成为公共话语的热点,1980年一个新兴的政党——德国绿党成立,面对时代的变化及竞争对手的出现,是否要在社民党的传统观念里融入环境保护的思想,党内出现了分歧。一派是以勃兰特为代表,认为面对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社民党应该发扬改良主义的传统,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发展战略做出调整,将生态问题和和平问题吸收到社民党的党纲中。另一派是以斯密特为代表,反对向绿色政治做出妥协,认为社民党应该坚持原来的传统,主张继续追求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否则将会失去传统选民。然而事实表明,忽视环境问题的政党将失去部分选民,重视环境问题的政党将赢得选民的支持,绿党自成立以来,其选民支持率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从1980年的1.5%上升到1983年的5.6%,进而上升到1987年的8.3%,而社民党也正是在此时其支持率不断滑坡,从1972年的45.8%下降到1980年的42.9%,进而下降到1990年的33.5%。^{[8](87)}随着自由民主党与社民党合作的破裂,社民党在1982年结束了其长达16年的执政地位,并在次年的大选中失利。拉封丹面对这样的局势,早就做出了反应,据他自己所说,“在绿党成立后,我很快就和他们进行了谈话。在大规模的和平运动集会中,我与佩特拉·凯莉以及格尔德·巴斯蒂安相遇。我对他们两位的评价都很高”^{[9](34)}。正是社民党急需吸收绿党环境保护等思想,拉封丹才在《另一种进步——负责而不是拒绝负责》一书中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

那么拉封丹所指的这另一种进步——“生态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进步呢?他在书中清楚地表明其无法容忍政治行为的消极后果,批驳了经济界人士对经济增长的狂热,指出我们不能把商品生产的增长而是必须把重新重视生命和人类当作目标,对进步的理解不能单看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因为这种胜利已经使人类得不偿失,因此必须重新定义进步,这种进步不是以往进步的延续,而是表现为(1)公正分配的福利;(2)生活质量而不是数量的提高;(3)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增加;(4)保障全人类都能够得到起码的必需品以维持合乎人的尊严的生存为目标。拉封丹还指出要对他们的施政纲领实行生态主义的转折,要实行新的生产政策,这种新的生产政策必须根据生态主义和公共福利准则控制生产率的发展,通过节约能源的投资取代节约人力的投资在对促进生产率的进步方面更有

意义。另外,“生态社会主义”这另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对劳动的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劳动不仅仅是占有一个工作岗位,而是从事创造活动。为此,一方面要通过缩短工时,对有报酬的工作进行重新分配,另一方面,要从生态主义观点出发,重新重视无报酬的工作,从而我们就能夺回人在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权和恢复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社会责任心。

从拉封丹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日渐成熟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产生早期的一些雏形,这就是生态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含义,即将生态学的原则同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从以下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拉封丹生态社会主义观点的这个特征:一方面他警醒人们不要盲目崇拜经济增长和商品的增加,不要陶醉在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中,而应重质量而不是数量,要通过节约能源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公平分配福利,减少职业性劳动时间,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从而提高人的自觉程度,提高人的自主权。前者是拉封丹生态思想的体现,反对人对自然的剥削,后者是拉封丹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反对人对人的剥削,将二者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拉封丹所寻求的另一种进步——“生态社会主义”。

二、鲁道夫·巴罗: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言人

第一代的生态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鲁道夫·巴罗和亚当·沙夫,笔者在这着重阐述巴罗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原居东柏林,曾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1965至1967年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机关刊物《论坛》的副主编。1972年开始写作《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同年八月他就以涉嫌“情报活动”的罪名被逮捕,被判处八年徒刑,不过在1979年获得大赦,随后被放逐到西德,而后在汉诺威大学任教,不久成为西德著名社会活动家,绿党的主要理论家,80年代以后成为生态运动和欧洲和平运动中左派的代表人物。他有关生态问题的代表著作是《社会主义与生存》(Socialism and Survival)、《从红到绿》(From Red To Green)、《创建绿色运动》(Building The Green Movement)、《避免社会和生态灾难:世界转型政治》(Avoiding Social & Ecological Disaster: The Politics of World Transformation)。

巴罗是最早谋求“绿色”与“红色”,即生态运动与

共产主义运动结合的人,是什么促使他做出这样的转变呢?这还源于他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指苏联和东欧)的深刻剖析。巴罗认为,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政治官僚专政”,官僚主义使社会处于僵化的状态,人们的个性受到严重压抑,它同资本主义一样追求商品数量的增长,而且这种生产是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正依循着欧洲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正在用自己征服自然的手段所取得的成就毁灭自身,“正从其他国家人民和未来人们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中摄取滋养”^{[10](219)},这种生产方式是工业化活动的副产品,并且“从追求最高利润这个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居于强有力统治地位的经济原则的角度看,这主要是以恶无限性为动力取得的量的进步”^{[10](219)},如果继续以这样的生产方式进行下去的话,“未来世代的人就将为大气层制造氧气,为河流制造水,为地球两极制造寒冷”^{[10](219)},因此,很有必要改变这种生产方式,为此,苏联有的理论家就提出对其他行星进行开发或者对耗资较少的地上矿产进行冶炼,以求通过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来解决能源资源的短缺问题,巴罗认为这是对当前生存最有害的幻想,必须用新的社会变革来改变目前所谓的科学技术革命。

这一变革伴随而来的将是两个转变。首先应改变对进步的一般看法,重新确定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当前,“人均原料和能源消耗与人均钢材和水泥产量优先作为完全异化了的进步的标准”^{[10](220)},这一进步的标准必须改变,因为以此为标准在苏联及东欧国家开展的“经济竞赛”必然要去破坏大自然的生态环境,并且把“我们牢牢系在时代的最大痴心妄想上:不去勇敢地重新组织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而宁肯去想如何飞出太阳系”^{[10](220)}。巴罗同时认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增加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还必须通过增加生产去解放生产力,然而,现在,通过追求量的增长的扩大再生产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未必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而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们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积累归结为最大限度地生产财富”^{[10](224)},当前所进行的生产都是超过了人们真正需求的奢侈品,这样的生产同资本主义一样,非但不能促进个性的发展,反而会使人们养成寄生的习性,人们只是被动接受“高价买来的东西”。

因此,社会进步的标准必须改变,即实现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升,人类应该正确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之间在保持平衡关系的基础上,步入自由

王国,而要实现这种平衡,最大的动力就来源于将对数量增长的追求转移到对质量的追求上来,“人们应该使自己从物化的统治下,从戕害个性的产品拜物教中解放出来。无论是生产的增长,还是目前极少受到质询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都将失去它们作为必不可缺的经济要求的神圣光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反过来要使‘零增长’上升为规律,而是根本否定把数量标准放在首位”^{[10](334)},在满足了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后,再生产过程的计划就应该肯定无疑地转向优先考虑人的全面发展,考虑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第二个转变就是巴罗所谓的“生产习惯”的彻底转变,即实行协调再生产,也就是“转变生产对自然界进行剥夺的优先权,把生产纳入自然的循环中,将优先扩大再生产转变为简单再生产,将优先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为关怀劳动条件和劳动文明——发展合乎自然和人的技术和工艺,恢复大(工业)生产与小(工业)生产之间的正确比例关系。”^{[10](335)}这一转变就要求社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在对待现有的设备、资产的问题上,要始终强调节约的态度,能修理的就不要改建,能改建的就不要新建,并且要尽可能降低材料和能源的消耗;对群众日用品则应讲求质量、经久耐用和美观大方;要从废旧物中回收和再生可以重新使用的原料等等。同这些措施相一致,社会主义国家还应当放弃军国主义,实行和平主义的政策。因为军备生产和军队仍然是对物力和人力的浪费、对自然和人采取肆无忌惮态度的典型事例,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等价交换将注定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并且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原料的掠夺将使这种贫困长期保持下去。“当和平运动最终与生态运动联结起来的时候,和平运动就获得了取胜的最大机会”^{[10](134)}。

正是因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在生态环境上的问题才令巴罗由“红”变“绿”,早在1979年11月的时候,在一次奥芬巴赫(Offenbach)议会的所作的演讲上,他就声称他不再是一个秘密的绿党分子而是一个公开的绿党分子,他指出,绿党关注的不仅仅是生态方面的问题,他们支持全人类的普遍解放,想要推翻人们受屈辱的所有条件。同样的,如果地球遭受破坏,全人类的普遍解放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巴罗深信,“如果开诚布公地引导社会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之间的讨论,这一讨论是不会产生分歧的,而是会促使二者在未来的融合。”^{[12](18)}正因为巴罗力主绿色与红色的结合,他被誉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言人”。

既然绿色和红色是可以融合的,那么二者必然有

一致的地方,这一致的地方是什么呢?巴罗认为,社会主义者和绿党拥有一致的立场,这就是对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工业主义的激烈批判。但是许多绿色分子在早期的时候尽管也对工业主义进行批判,但只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工业体系进行批判,而我们所要批判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工业主义,这种工业主义追求的是资本的无限膨胀,追求的是可以转化为更多价值的价值,这应该是绿色运动所不能忽视的东西。因此,作为社会主义者必须向那些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绿色分子进行各方面的细致解释,一方面要跟他们解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工业的无限增长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还要解释被异化了的技术及其对人类的危害。巴罗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工业的发展来增加财富被看做人类解放的基础,但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做的有点过了,原本生产与需求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被扭曲了,人们的享乐和个人发展的需求不再是理性的了,许多需求是指向特殊的享乐和个人发展,带有补偿性的特征(compensatory character),即人们的真正需求由于受现存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得到满足,怎么办呢?只好寻找替代物来补偿之,而这是什么样的替代物呢?据巴罗所说,“那就是要占有和消费尽可能多、尽可能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和劳务”^{[10](227)},通过这样的替代物来弥补人的真正需求的缺失。然而,人们总可以说他们缺这个缺那个,因为别人总是拥有的更多,因此,就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的需求,进而要求进行更多地生产,这就产生了恶性循环。这种扩大再生产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对大自然的胜利已经威胁到我们自身的生存了,我们正在耗尽其他国家和未来一代的生存必需品,“从本质上来说,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原则是一种数量型的增长过程,很少转化为人类的所得。”^{[12](28)}巴罗认为,科学技术能自动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是一种错觉,用经济增长的办法来解决也是不现实的,而马克思曾说的共产主义应是一种生活条件的稳固的简单再生产以及需要解决的是在生活标准上的巨大差异而不是扩大差异,这在今天倒是有很大意义。此外,我们还应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可以继续改进人们生存的物质基础,但是为了人类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也为了赋予生活意义,人类必须打破对规模扩张的崇拜,而以谦卑的态度来对待自然。但是,要做到这样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只要商品生产出来,我们就会在“虚假需求”的引导下去购买、去消费,因此,生产地越多,我们就被迫去消费地越多,同

时也耗费我们更多的精力在这种异化劳动和补偿性享乐(compensatory enjoyment)上面,这种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对物质需求的永不满足是以损害我们更大自由发展为代价的,如果我们不终止这种物质需求的膨胀,社会主义不仅在物质方面是难以实现的,而且在精神方面也是难以实现的。

所以,巴罗认为,我们现在所要寻求的不单单是物质方面的解放,而是以此为基础的更高层次的一种解放,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超越必然王国。为此,巴罗指出:第一,要对整个经济生活、整个生产和需求的关系进行重组,要对经济过程进行监管,没有这些,就没有全人类的解放,这里所说的解放是指每一个人的解放,没有每一个人的解放就没有全人类的解放。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个人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第二,重新审视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实现“零增长”,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零增长、增长5%或者2%,关键在于我们应当从“唯数量增长”法则中摆脱出来,而实现质量增长的转折,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序运行。第三,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工业化到它足以满足它的成员在已取得的文明基础上的基本需要的话,再生产过程就应循序渐进的展开,这必然要求以计划的方式进行。计划应优先考虑人全面发展以及满足人类幸福的需要,发达国家的人们现在根本没有必要再扩大他们的物质需求,他们更多需要的是能够在个人的活动中获得一种乐趣,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整体的计划来促进社会发展并导向一种新的价值观,使经济的发展符合这样一种计划。这种计划要最优化促进人类发展的条件,比如,要优先对教育的投资。这种计划必须以基层民主的方式来进行,它不需要国家机器的干预,只要在大众中对这种价值导向和目标进行真正的交流,计划既可以自上也可以自下进行。

三、威廉·莫里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

国内学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该书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对启蒙的辩证过程的解释,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地知识形式的批判,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的神往,可以说是开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先河”^{[13]69}。但是在国外,许多学者将生态社会主义追溯到威廉·莫里斯(1834-1896),他们认为威廉·莫里斯是最早的生态社

会主义者,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如阿格尔认为,莫里斯属于“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6]475};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有着深层的根源。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间,威廉·莫里斯(诗人、设计家、小说家)明显构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英国学派”^{[14]155};奥沙利文(O'Sullivan)认为,“莫里斯运用马克思主义向我们展现了如何摆脱某种社会邪恶。并且莫里斯所取得的成就绝不是偶然的,他以通俗易懂的话向激进的环境主义者提供了基本的环境思想,为革命性的思想和环境主义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15]213};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特别是威廉·莫里斯及20世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5]31},”他是提倡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先驱者”^{[15]216};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16];那么,莫里斯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吗?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呢?

所谓先驱就是指最初发现或帮助发展某种新事物的人,为别人作出可仿效的榜样或为别人铺平可接踵而行的道路者。我们能否说莫里斯是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且是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这就要看他是否切合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题以及是否成为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榜样或者对他们思想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至于榜样问题,正如文章开头所谈及的许多当代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他们都将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追溯到莫里斯,因此说莫里斯是他们的榜样也未尝不可。那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莫里斯的思想是否切合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题了。

笔者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主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探究当今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二是论证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与可持续原则的内在相融性,三是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先驱,并不一定要对这三个主题都有所涉猎,只要对其中的基础性问题有详实的论述,那么,对后来的生态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益的。莫里斯就是这样的先驱,他的生态社会主义论述较多的是第一个问题,即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他对其他两个问题就没有论述,其实,只要对第一个问题进行考察,要得出第二个结论并探讨第三个问题就容易地多了,莫里斯对后两个主题也或多或少的谈及自己的看法。那么莫里斯对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如何分析的呢?

莫里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的劳动是不快乐的,为什么呢?这还得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下

工人最主要的劳动——工作开始。莫里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技术的水平极高,为了尽量利用这种技术,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商品贸易体系,莫里斯将它称为世界市场。这种体系一旦发挥作用,就会迫使工人去生产更多的商品,而不管人们是否需要。他说,“一方面当然不能免除生产真正必需品的劳动,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创造了许多虚假的或者人为的必需品,在世界市场的严酷统治之下,这些虚假的或者人为的必需品对于人们来说,变得和维持生活的真正必需品同样重要。”^{[17](118)}在这种商业贸易体系下,人们的劳动开始制造无用的东西,制造富于破坏性和毒素的东西,比如掺杂了杂质的食品和饮料,许多劳动都浪费了,这包括两方面的浪费,“由于富人购买超出他们合理消费的商品,他们购买到的其实是虚假的财富,这是一方面的浪费;而穷人却无法购买到他们值得制造的东西,这是另一方面的浪费。因此,资本家所提供的需求其实是一种虚假的需求。”^{[18](98)}所以,莫里斯说,“很多劳动简直是浪费了;千万个男女从事于毁灭灵魂、缩短禽兽般的寿命、可怕而非人的苦工,却没有制造出任何东西。”^{[18](113)}此外,这一贸易体系还生产大量的奢侈品,即“一大堆的虚伪财富,它们是竞争的商业所发明的东西。”^{[18](113)}莫里斯同时又把这种贸易体系下的生产称作“廉价生产”,其特征就是“争取在任何一种物品的生产上花费尽可能少的劳动力,而同时又设法去生产尽可能多的物品”^{[17](118)}。在这样的商业贸易体系下,在“廉价生产”的驱使下,“一切全都牺牲了:工人在劳动中的快乐,他的最起码的安适和必不可少的健康,他的衣、食、住、闲暇、娱乐、教育——总而言之,他的全部生活——和商品的‘廉价生产’的可怕必要性比较起来是一文不值的,而事实上生产出来的物品大部分都是完全不值得生产的。”^{[17](118)}“作为公众,他被迫去购买商品,而且实物工资制还把那可怜的工资从他身上挤出去;作为生产者,他被迫去制造产品,从而失去了其生来就应当拥有的日常工作中的快乐。”^{[18](115)}并且原本是用来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由于这种商业贸易体系和“廉价生产”的因素,却增加了劳动力的负担。同样的,原本由于技术的提高可以生产出质量较高的产品,可事实并非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最好的商品是一些普通的下等货,最坏的商品简直就是冒充货,……商品是做出来卖的,而不是做出来用的。”^{[17](121)}所以,原本用来为人服务的商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颠倒过来了,“不是商业为人而设,而是人为商业而设。”^{[18](93)}劳动的快乐丧失殆尽就不言而喻。但是,这种不快乐的劳动还

不仅局限于本国,由于国内市场的饱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用武力和欺骗手段去开拓国外市场,强迫当地人去购买他们不需要的商品,这样一来,当地人也不得不卖出自己,在毫无希望的劳作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劳动的乐趣也丧失了。

这种不快乐的劳动构成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过的是奴隶般的生活,并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这种生活老是把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和无生物、也就是人们所谓的‘自然’当做一种东西,而把人类当做另一种东西。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当然会企图使‘自然’成为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是在他们以外的东西。”^{[17](223)}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不是辩证统一的,而是主客二分的,人外在于自然,自然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在这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下,自然环境的破坏在所难免,莫里斯指出:“我们青青的田野和清洁的流泉,甚至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不是变成黄金(假若变成黄金,还可能使我们之中的某些人高兴一时),而是变成了垃圾;坦白地说,我们知道地很清楚,目前由于对资本的信仰,不仅没有改良的希望,而且事情逐年逐日地恶化。让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了——被垃圾梗死。”^{[18](116)}而且,在开拓海外市场的时候,为了推销过剩的商品,不仅强迫当地人接受他们不需要的商品,而且还掠夺他们的天然资源,或者要求拿他们的天然产物来进行交换,从而破坏他们的生态环境。

劳动乐趣的丧失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这是莫里斯所处年代产生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但在劳动乐趣丧失的背后,深层原因在哪呢?环境污染的根源何在?莫里斯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商业贸易和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莫里斯认为,商业在社会中占据了优势,就是一个罪恶,而且是严重的罪恶,它导致分配的不公,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以致贫富之间的对比太强大了,并且强化到了可怕的程度,因而在所有的文明国家里,尤其在英国,出现了一个值得惊骇的景象:两种人邻街邻户而居,有着同一的血统、同一的语言,至少在名义上也处于同一的法律下,可是一种人是文明的,另一种人是不文明的。”^{[18](111)}而富人在消费奢侈品的时候往往造成浪费,并造成环境污染,“它使绿地盖满了奴隶住的房屋,使花朵枯萎,使树木遭受有毒气体的侵害,使河流变成阴沟;致使英国的大部分群众忘了绿地和花朵是什么样的,美丽的东西变成了豪华的酒店和低俗的戏院”^{[18](129)}。因此,莫里斯批判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进步只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进步,但却是文明的衰退,这种衰退表现为人与自

然关系的异化,人类丧失了与自然界的整体性。

除了竞争性的商业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是从商业贸易中衍生出来的东西,这就是利润,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寻求利润的最大化,使得生态环境的保护让位于利润。上面提到的商业资本主义下造成的环境污染,其实莫里斯所处时代的维多利亚人他们也意识到了,但是在遭遇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时,他们也不得不在利润最大化面前止步。所以,“是利润驱使人们蜂拥到巨大的难以管理的大城镇,是利润驱使着人们聚集到没有花园和露天场所的地方,是利润使得人们失去了对整个地区充满含硫磺质烟雾的警觉,是利润将美丽的河水变成污秽的阴沟,最好的情况是使所有人(除了富人)住在拥挤的房子里,而最糟糕的情况是陷入无处安身的可怜状态”^[18](153-154)]。

莫里斯对生态危机(也许,用生态危机这个词并不太适合莫里斯的时代,因为当时生态问题还尚未发展为危机,只是崭露头脚)根源的分析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者是大体相同的,只是在分析的路径上不大一样。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有的从科学技术的批判开始,如马尔库塞、高兹,有的从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如莱斯,莫里斯则跟他们不同,正如上文所分析,他是从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开始,但不管怎样分析,他们都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莫里斯能认识到这点,就在于他认清了资本的逻辑。认清了资本的逻辑,也就认清了莫里斯所处时代环境污染的根源。因此,在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上,莫里斯确实与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比较切合。

同时,莫里斯的一些论述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的若干命题也是一致的。比如说,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销售其商品,不惜以武力开拓殖民地,拓展国外市场,在对当地人进行剥削的同时,也剥削当地的原材料。这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者(如福斯特)所批判的“生态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再比如,莫里斯认为,制造产品应该耐用,目的是使用,而不是交换,这与当今生态社会主义者(如奥康纳)所提出的以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强调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相比,可以说是先行了一步。

而在对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上,他同生态社会主义也有某些契合之处。比如,同阿格尔一样,尽管莫里斯没有直接提出要实行小规模的生产,但他主张采用手工劳动进行生产,提倡人们过简单的生活,并且被“细小河流”的魅力所吸引,^[7](236)]在此,莫里斯倒有几分“小的就是美的”韵味。再比如,同佩珀一

样,莫里斯也主张实行共同体所有权,在1887年做《垄断抑或劳动是如何被剥夺的》(Monopoly:or,How Labour is Robbed)的讲演中,他就提出:“原材料和生产工具必须为整个共同体所有,必须为每个人所用,……不允许独占它们”。^[19]

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上,同佩珀一样,莫里斯也认为,工人阶级将成为代理人。1882年,莫里斯就希望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即“某些工业区的工人将采取罢工迫使他们的老板去消费他们制造出来的烟雾”^[20](425)],后来,莫里斯在《艺术:一个严肃的事情》(Art:a Serious Thing)里更加明确的表明了他的立场,他说:“我已经关注了许多罢工,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我挺同情这些罢工的,但是,当出现反对以烟雾来污染空气,以污秽来污染水的严肃的工人罢工时,艺术事实上就有所突破了。”^[21]

〔参考文献〕

- [1] 王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评介绿色运动所引发的两种思潮[J].教学与研究,1986(6).
- [2] 牛先锋.日益“绿化”的当代西方社会主义[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2).
- [3] 金波.西方绿党社会主义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J].1994(6).
- [4] 卡普拉,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 [5] Kitchelt, Herbert. *The logics of party formation: ecological politics in Belgium and West Germany*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 [6]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7] 转引自J·赖纳恩.评《另一种进步——负责而不是拒绝负责》[J].国外社会科学,1986(4).
- [8] Robert Ladrech and Philippe Marli è re. *Social Democratic Pari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M]. Machmillan Press Ltd, 1999.
- [9] 奥斯卡·拉封丹.心在左边跳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10] 鲁道夫·巴罗.抉择——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11] Rudolf Bahro. *From red to green: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M]. London, Verso,1984.
- [12] Rudolf Bahro. *Socialism and Survival (article,essays and talks 1979-1982)*[M]. London, Heretic Books,1982.
- [13] 陈学明.生态社会主义[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 [14] Derek Wall, *Babylon and Beyond The Economics of Anti-Capitalist, Anti-Globalist and Radical Green Movements*,

- London :Ann Arbor, Mich:Pluto Press ,2005.
- [15] David Pepper, *Modern Environmentalism:An Introductio*,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6.
- [16] 转引自郇庆治.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
- [17] 莫里斯.乌有乡消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18] William,Morris. *Useful Work Versus Useless Toil*, In *A.L. Monton (Ed.),Political writings of William Morris*.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84).
- [19] <http://www.marxists.org/archieve/1890/monopoly.htm>.
- [20] Meier, Paul, *William Morris. The Marxist Dreamer*. Atlantic Highlands: Harvester Press, 1978.
- [21] Lemire. Eugene, (ed) *The unpublished lectures of William Morri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

(责任编辑:李晓光)

Study on Early Ecosocialism

CAI Hua-jie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n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Study in early ecological socialism involv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id the word "eco-socialism" come into being? Why did Rudolf Bahro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eco-socialism activities? Who was the pioneer of eco-socialism? Based on the above three questions, this paper made some investigati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study of early eco-socialism.

Key words: early; eco-socialism; Bahro; Morris; Lafontaine

(上接第 152 页)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at the Present Age ——A Perspective from Gender

LI Xiao-gu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Gender theory, which is a modern form of feminism, provides us a new way of analyzing Marxism. The reference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from gender theory and method is helpful for Marxism to realize the diversity of research model. The contents of gender theory not only enrich the terminology and connotation of Marxism, but also expand the original contents of Marxism. The explanation considering the identity of gender will be endowed with some experience for Marxism.

Key words: Marxism; Feminism; gender